

《難陀迦說法經》比對分析

林崇安

(內觀雜誌，103 期，pp.2-28，2014.03)

一、前言

在釋尊的晚年，摩訶波闍波提（大愛道）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住在室羅伐城（舍衛城）的王園寺時，由於釋尊年老力衰，要耆宿比丘們輪流來教導比丘尼們，最後經由難陀迦尊者的教誡說法，這些比丘尼們都證得阿羅漢果。今將以下相關的三種資料略作比對分析：

- 1.北傳《雜阿含 276 經》(No. 99)：《難陀說法經》。
- 2.北傳《根本有部毘奈耶》(No. 1442) 卷 30《難陀迦說法經》。
- 3.南傳《中部》第 146 經：《教難陀迦經》。

南傳《中部 146 經》的教誡說法者是 Nandaka，譯作「難陀迦」，北傳《雜阿含 276 經》作「難陀」，《根本有部毘奈耶》作「難鐸迦」，這是同一人的不同譯名。

二、比對分析

1. 《雜阿含 276 經》：《難陀說法經》（內 196 經）

(1) 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有如是像類大聲聞尼眾，住舍衛國王園中。比丘尼眾其名曰純陀比丘尼、民陀比丘尼、摩羅婆比丘尼、波羅遮羅比丘尼、阿羅毘迦比丘尼、差摩比丘尼、難摩比丘尼、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、優鉢羅色比丘尼、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此等及餘比丘尼，住王園中。

(2) 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世尊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法，示教照喜，種種說法，示教照喜已，發遣令還言：「比丘尼！應時宜去。」

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(3) 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年已老邁，不復堪能為諸比丘尼說法，汝等諸比丘僧，今日諸宿德上座，當教授諸比丘尼。」

時，諸比丘受世尊教，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。

爾時，難陀次第應至而不欲教授。

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詣世尊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聞法歡喜隨喜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問尊者阿難：「誰應至教授諸比丘尼？」

尊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，次至難陀，而難陀不欲教授。」

分析：此時已經是釋尊傳法的晚期，所以釋尊說「我年已老邁」，並要求宿德比丘們輪流去教導比丘尼眾。此處的「難陀」是「難陀迦」的省略。

(4) 爾時，世尊告難陀言：「汝當教授諸比丘尼，為諸比丘尼說法。所以者何？我自教授比丘尼，汝亦應爾；我為比丘尼說法，汝亦應爾。」

(5) 爾時，難陀默然受教。

時，難陀夜過晨朝，著衣持鉢，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，還精舍，舉衣鉢，洗足已，入室坐禪。從禪覺，著僧伽梨，將一比丘，往詣王園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難陀來，疾敷床座，請令就坐。

尊者難陀坐已，諸比丘尼稽首敬禮，退坐一面。

(6) 尊者難陀語諸比丘尼：「諸姊妹！汝等當問，我今當為汝等說法。汝等解者當說言解，若不解者當說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若當解者，當善受持；若不解者，汝當更問，當為汝說。」

諸比丘尼白尊者難陀言：「我等今日聞尊者教，令我等問，告我等言：『汝等若未解者，今悉當問；已解者當言解，未解者當言不解。於我所說義，已解者當奉持；未解者，當復更問。』我等聞此，心大歡喜。未解義者，今日當問。」

(7a) 爾時，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云何姊妹？於眼內入處觀察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意內入處觀察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等已曾於此法如實知見，於六內入處觀察無我，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，六內入處無我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內入處無我下手：觀察「內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不同於南傳資料是由無常、苦而後才是無我。

(7b)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善哉！姊妹！應如是解：六內入處觀察無我。諸比丘尼！色外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聲香味觸法外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尊者難陀！我已曾於六外入處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六外入處如實無我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外入處無我下手：觀察「外入處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而南傳資料是由觀察無常、苦而後才是觀察無我。

(7c) 尊者難陀讚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：六外入處無我。若緣眼色，生眼識，彼眼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彼意識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識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是意解，六識身如實無我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識身無我下手：觀察「六識身、六觸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不同於南傳資料是先觀察六識身的無常、苦，而後才是無我。觀察六識身是屬於觀察心王。

(7d)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，應如

是觀察，六識身如實無我。緣眼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**彼觸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，意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**彼觸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已曾於此六觸，觀察如實無我；我亦常如是意解，六觸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當如實觀察，於六觸身如實無我。緣眼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**彼觸緣受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意、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受，**彼受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於此六受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**六受身**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受身如實無我。緣眼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**彼想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，意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生觸，觸緣想，**彼想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想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亦常作此意解，**六想身**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想身如實無我。緣眼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**彼思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，意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思，**彼思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思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**六思身**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思身如實無我。緣眼色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**彼愛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」

「耳鼻舌身，意法緣，生意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緣愛，**彼愛**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六愛身，如實觀察無我；我常作此意解，此**六愛身**如實無我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汝於此義，應如是觀察，此六愛身如實無我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觸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、六愛身無我下手：觀察「六觸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、六愛身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這些是屬於觀察心所。南傳資料則沒有觀察六觸、六受身、六想身、六思身、六愛身。

(8) 姊妹！**譬因膏油、因炷，燈明得然**。彼油無常，炷亦無常，火亦無常，器亦無常。若有作是言：無油無炷，無火無器，而所依起燈光，常恆住、不變易，作是說者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緣油炷器，然燈，彼油炷器悉無常，若無油無炷無器，所依燈光亦復隨滅息沒，清涼真實。」

「如是姊妹！此**六內入處**無常，若有說言：此六內入處因緣生喜樂，常恆住、不變易，安穩，是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等曾如實觀察：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；彼彼緣法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，清涼真實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善哉！比丘尼！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：彼彼法緣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，息沒寂靜，清涼真實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觀察「油、炷、火、器，依此等所起燈光」無常，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六內處，以及生起喜、樂之受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9) 諸姊妹！**譬如大樹根莖枝葉**，根亦無常，莖枝葉皆悉無常。若有說言：無彼樹根莖枝葉，唯有其影，常恆住，不變易，安穩者，為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如彼大樹根莖枝葉，彼根

亦無常，莖枝葉亦復無常；無根無莖，無枝無葉，所依樹影，一切悉無。」

「諸姊妹！若緣外六入處無常，若言：外六入處因緣生喜樂，常恆住、不變易、安穩者，此爲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我曾於此義如實觀察，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，息沒寂靜，清涼真實。」

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姊妹！汝於此義，當如實觀察：彼彼法緣，生彼彼法；彼彼法緣滅，彼彼生法亦復隨滅，息沒寂滅，清涼真實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觀察「大樹根、莖、枝、葉，所依樹影」無常，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六外處，以及生起喜、樂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10) 諸姊妹！聽我說譬，夫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，手執利刀，解剝其牛，乘間而剝，不傷內肉，不傷外皮，解其肢節筋骨，然後還以皮覆其上。若有人言：『此牛皮肉，全而不離。』爲等說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尊者難陀！所以者何？彼善屠牛師、屠牛弟子，手執利刀，乘間而剝，不傷皮肉，肢節筋骨悉皆斷截，還以皮覆上；皮肉已離，非不離也。」

「姊妹！我說斯譬，今當說義：牛者，譬人身羸色，如《篋毒蛇經》廣說。肉者，謂內六入處。外皮者，謂外六入處。屠牛者，謂學見跡。皮肉中間筋骨者，謂貪喜俱。利刀者，謂利智慧。多聞聖弟子以智慧利刀，斷截一切結縛使、煩惱、上煩惱、纏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「屠牛師、弟子解剝其牛，不傷內肉外皮，解其肢節筋骨，還以皮覆其上」作譬喻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修行重點在於以智慧利刀，不傷內肉外皮（內外六入處），斷截連接皮肉中間的筋骨等貪喜煩惱。

(11) 是故諸姊妹！當如是學：於所可樂法，心不應著，斷除貪故。所可瞋法，不應生瞋，斷除瞋故。所可癡法，不應生癡，斷除癡故。

故。於五受陰，當觀生滅；於六觸入處，當觀集滅；於四念處，當善繫心，住七覺分，修七覺分已，於其欲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其有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；於無明漏，心不緣著，心得解脫。諸姊妹！當如是學！」

爾時，尊者難陀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從座上去。

分析：此處指出修行次第，由四念住繫心，接著於七覺分多修習，最後能除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而得解脫。此處省略八支聖道。

(12) 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五百比丘尼，眷屬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退住一面，乃至為佛作禮而去。

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四日夜，多眾觀月，為是滿耶？為未滿耶？當知彼月未究竟滿。如是善男子難陀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正說法，於其解脫猶未究竟。然此等比丘尼命終之時，不見一結不斷能使彼還生於此世。」

分析：此處釋尊以「明月十四日夜」作譬喻，指出五百比丘尼已經證得不還果，但還未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

(13) 爾時，世尊復告難陀：「更為諸比丘尼說法。」

(14) 爾時，尊者難陀默然奉教。夜過晨朝，持鉢入城乞食，食已，乃至往詣王園，就座而坐，為諸比丘尼說法，示教照喜；示教照喜已，從座上去。

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復於異時，與五百比丘尼，前後圍遶，往詣佛所，稽首禮足，乃至作禮而去。

(15) 爾時，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譬如明月十五日夜，無有人疑月滿不滿者，然其彼月究竟圓滿。如是善男子難陀，為諸比丘尼說如是正教授，究竟解脫。若命終時，無有說彼道路所趣，此當知即是苦邊。」

分析：此處釋尊以「明月十五日夜」作譬喻，指出五百比丘尼已經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

(16) 是爲世尊爲五百比丘尼授第一果記。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2.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30 《難陀迦說法經》

(1) 爾時，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，佛於此處爲夏安居，與五千苾芻俱，有耆宿苾芻尼，亦在此王園寺而作安居，所謂准陀苾芻尼、民陀苾芻尼、末臘婆苾芻尼、大衣苾芻尼、善行苾芻尼、曠野苾芻尼、明月苾芻尼、安隱苾芻尼、少力苾芻尼、喬答彌、蓮花色、大世主苾芻尼等大聲聞尼，咸於此住。

(2) 時，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苾芻尼以爲侍從，往詣佛所，禮佛足已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世尊爲大世主等宣說法要，示教利喜令歡慶已，告言：「大世主！時至可去。」

時，大世主聞佛說法，頂戴受持，禮佛足已即便出去。

(3) 爾時，世尊見大世主出去之後，告諸苾芻曰：「汝等應知！我今年衰老朽，氣力羸懈，不復更能爲諸四眾苾芻、苾芻尼、鄔波索迦、鄔波斯迦宣說法要，汝等從今已去，耆宿苾芻應爲次第教授苾芻尼。」

時，諸苾芻聞佛教已，即依次第而爲教授。

時，具壽難鐸迦次當教授，而不願去教授諸尼。

時，大世主苾芻尼復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，廣說如前，乃至禮佛出去。

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，告阿難陀曰：「今當次誰教授尼眾？」

阿難陀曰：「比來皆是耆宿苾芻更次教授，今至具壽難鐸迦，而情不樂欲教授尼眾。」

時，難鐸迦亦在佛邊眾內而住。

(4) 爾時，佛告難鐸迦曰：「汝當教授苾芻尼，應爲諸尼宣說法要，何以故？難鐸迦！我當隨力教授苾芻尼，汝亦教授苾芻尼。我爲諸尼宣說法要，汝亦如是宣說法要，由此緣故，令彼諸尼眾得大利益，有大光輝，能廣增長獲究竟處，汝不應辭教彼尼眾。」

(5) 時，難鐸迦蒙佛教已，默然而受。時，具壽難鐸迦過於夜分至天曉已，於日初分著衣持鉢，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，既得食已還

至本處，飯食訖收衣鉢，嚼齒木洗足已，旋入房中宴默而住。時，難鐸迦於晡後時從定而起，著僧伽氍，將一苾芻以爲後從，向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。既至彼已，時，諸尼眾遙見難鐸迦來，白言：「善來大德！」即爲敷座，請其安坐。

時，諸苾芻尼禮難鐸迦足已，於一面坐。

(6) 時，難鐸迦告諸苾芻尼曰：「我今爲諸姊妹說問答法門。汝等善聽！若解者言解，若不解者言不解，於義善解，如理修行；於義不決當可覆問：『大德！此言之義，我未能解。』」

諸苾芻尼聞是教已，白難鐸迦曰：「大德！我蒙善教，深生希有，慶悅無已。如是大德善教我等，我等咸皆隨所教事，而爲問答，順理修行。」

(7a) 時，具壽難鐸迦告諸尼曰：「姊妹！汝知內眼處有我我所不？」
諸尼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不見有。」

又問曰：「姊妹！如眼既爾，乃至耳鼻舌身意內處有我我所不？」
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不見有，何以故？大德！我等順修正行，實作此解，以正慧見，觀內六處實無有我，心生信解了無我故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內入處無我我所下手，不同於南傳資料是先觀察六內入處的無常、苦，而後才是無我。

(7b) 時，難鐸迦報諸尼曰：「善哉姊妹！善能解了言所詮義，此內六處無我我所，如是應知。又於外色處有我我所不？」

諸尼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不見有。」

又問曰：「姊妹！如色既爾，乃至聲香味觸法外處有我我所不？」
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不見有，何以故？大德！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，以正慧見，觀外六處實無有我，心生信解了無我故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外入處無我我所下手，不同於南傳資料先觀察無常、苦，而後才是無我。

(7c) 時，難鐸迦報諸尼曰：「善哉姊妹！善能解了言所詮議，此外六處無我我所，如是應知。」

「復次姊妹！眼色爲緣能生眼識，此之識性有我我所不？」

「大德！無有。」

「如是乃至意法爲緣能生意識，此等識性有我我所不？」

答言：「無有，何以故？如上廣說」，乃至「如是應知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識身無我我所下手，不同於南傳資料先觀察無常、苦，而後才是無我。

(7d)「復次姊妹！眼色爲緣能生眼識，由此三和能生於觸，此觸有我我所不？乃至意法識三能生於觸，此觸有我我所不？」

答言：「無有，何以故？如上廣說」，乃至「如是應知。」

「復次姊妹！此眼色識三和生觸，能生於受，此受有我我所不？乃至後三因觸生受，此受有我我所不？」

答言：「無有，何以故？如上廣說」，乃至「如是應知。」

「復次姊妹！此眼色識三和生觸，此觸生受，此受生愛，此愛有我我所不？乃至後三之愛有我我所不？」

答言：「無有，何以故？如上廣說」，乃至「如是應知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直接由觀察六觸、六受身、六愛身無我我所下手，沒有提及觀察六想身、六思身。南傳資料則沒有觀察六觸、六受身、六愛身等。

(8)「復次姊妹！譬如因器、油、炷及火方有焰生，姊妹！如焰無常，乃至火、炷、油、器皆亦無常，姊妹！若復有人作如是說：器、油、炷、火雖是無常，然依此等所生之焰，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。如是說時，可說此人爲實語不？」

答言：「大德！斯非實語，何以故？此器、油等皆無常故，所生之焰豈得是常！」

「姊妹！如是內六處無常。若復有人作如是說：此內六處雖是無常，然依此等所生喜樂，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。如是說時，可說此人爲實語不？」

答言：「大德！斯非實語，何以故？乃至廣說，大德！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，以正慧見觀內六處，皆是無常，心生信解，由彼彼法生故此法生，彼彼法滅故此法滅，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。」

難鐸迦報諸尼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姊妹！若能解了言所詮義，心生信解，了是無常，由彼彼法生故此法生，彼彼法滅故此法滅，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「器、油、炷、火，依此等所生之焰」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內六處，以及生起喜、樂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9)「復次姊妹！譬如大樹，根莖內外枝葉花果真實具足，此之大樹根是無常，乃至花葉皆亦無常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說：此樹根等皆悉無常，然而樹影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。如是說時，可說此人為實語不？」

答言：「大德！斯非實語，何以故？此之大樹，根莖枝葉乃至花果皆悉無常，若無根等所依之物，能依之影皆不得有。」

難鐸迦曰：「姊妹！外之六處皆悉無常亦復如是。若有人來作如是語：外之六處皆是無常，然而依此所生樂觸，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，如是說時，可說此人為實語不？」

答言：「大德！斯非實語，何以故？廣說如前」，乃至「終能獲得解脫之處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「大樹，根、莖、內外枝葉、花果，所依樹影」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六外處，以及所生樂觸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10)「復次姊妹！更說譬喻，汝等應聽，諸有智者以譬喻故能解其義。如善屠牛人及諸弟子，手執利刀斷其牛命，方便[利-禾+皮]剝外皮，內肉皆不傷損，然於腹中肝肚、腸胃，細割斬截悉皆除棄，重取其皮，周遍蓋覆。姊妹！有人見時，作如是語：此牛與皮相連不別，是有命牛。可說此人是實語不？」

答言：「大德！斯非實語，何以故？此屠牛人及餘弟子，手執利刀斷牛命時，雖不損皮肉，然於腹中肝肚、腸胃，割截除棄，但重取皮，周遍蓋覆，此肉與皮不相連著。」

「姊妹！我舉此喻欲曉餘義，如理應知：所言牛者，謂有色身麤重四大，父母精血、羯刺羅等聚集成就，

復以飲食共相資養，假籍塗香及澡浴等，終歸磨滅破壞銷散。
言內肉者，謂內六處。言外皮者，謂外六處。腹中五藏者，謂欲貪等。言善屠牛人及餘弟子者，謂是多聞利智聲聞弟子。言利刀者，謂智慧刀，謂佛弟子心持慧劍，斬彼相應繫縛煩惱及諸隨惑，對治損壞悉皆除棄。

是故汝等了斯事已，當勤修學，勿為放逸，後生悔恨！

分析：此處難鐸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「屠牛師、弟子解剝其牛，不傷內肉外皮，解其肢節筋骨，還以皮覆其上」作譬喻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修行重點在於以智慧利刀，不傷內肉外皮（內外六處），細割斬截腹中肝肚、腸胃等欲貪煩惱。

- (11) 姊妹！若於汝等情所染著愛樂之處，當善防心，染未斷故；於可瞋境當善防心，瞋未斷故；於愚癡境當善防心，由癡未斷故。於四念住當善護心，正觀而住。修念住已，於七菩提分法應善修習，多為修習。於菩提分既修習，多修習已，於八支道正念成就，能除欲漏；除欲漏已，有漏、無明漏心當厭捨；生厭捨故便得解脫，得解脫已證解脫智見，即能了達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汝等姊妹！如是應學。」
爾時，具壽難鐸迦為諸尼眾示教利喜，宣說法已從座而去。

分析：此處指出修行次第，由四念住護心，正觀而住，接著於七菩提分法多修習已，最後於八支道正念成就，能除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而得解脫。

- (12) 既至明日，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還至佛所，如常威儀，聽妙法已，禮佛而去。
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，告諸苾芻曰：「汝等觀此難鐸迦，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誠，令得解脫而未證究竟，若於今日而命終者，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，由斯結惑為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。
汝等苾芻！譬如白月十四日，月在空中，人皆觀見，咸悉有疑云：此明月為滿、不滿？然此明月不是圓滿，由未究竟故。
如是難鐸迦苾芻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誠，令得解脫而未證究

竟，若於今日而命終者，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，由斯結惑爲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。」

分析：此處釋尊以「白月十四日」作譬喻，指出五百比丘尼已經證得不還果，但還未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

(13) 爾時，世尊記彼五百苾芻尼得不還果已，告難鐸迦曰：「汝當教誡諸苾芻尼，爲說妙法令速出離，何以故？我及於汝，教誡諸尼令其解脫。」

(14) 時，難鐸迦聞佛教已，默然受教。時，具壽難鐸迦至明日已，於初分時著衣持鉢，入大城中次第乞已，還至本處飯食訖，收衣鉢嚼齒木澡漱已，於外洗足，入房宴坐，至日晡時從定而起，著僧伽胝，將一苾芻以爲從者，詣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。

既至彼已，時諸尼眾遙見難鐸迦來，白言：「善來大德！」即爲敷座請其安坐。

時，諸苾芻尼禮難鐸迦足已，於一面坐。

時，難鐸迦爲諸尼眾，宣說法要示教利喜，既說法已從坐而去。

時，大世主苾芻尼將五百尼眾，往世尊所禮足已，廣說如前乃至禮佛而去。

(15) 爾時，世尊尼眾去後，告諸苾芻曰：「汝等觀此難鐸迦苾芻，已正教誡五百苾芻尼，悉令解脫得究竟處不？是諸尼眾，若於今日而命終者，我不見彼一人於生死路而重遊履，故於今時盡諸苦際。

汝等苾芻！譬如白月至十五日，月處空中，人皆覩見，無復生疑云：此明月爲滿、不滿？然此明月是極圓滿，由究竟故。

如是難鐸迦苾芻爲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誡，令得解脫至究竟處，若於今日而命終者，流轉路絕不復受生。」

分析：此處釋尊以「白月十五日」作譬喻，指出五百比丘尼已經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

(16) 爾時，世尊記五百苾芻尼得阿羅漢果已，諸苾芻眾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。

3. 《中部》第 146 經：《教難陀迦經》

- (1) 如是我聞。一時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
- (2) 時，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與五百比丘尼俱，詣彼世尊之處。詣已，敬禮世尊立於一面，立於一面之瞿曇女摩訶波闍波提，如是白世尊：「世尊！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。世尊！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。世尊！請世尊教誡諸比丘尼。」
- (3) 其時，恰好諸長老比丘順次教誡諸比丘尼。然，尊者難陀迦不願由順次教誡諸比丘尼。
時世尊告尊者阿難：「阿難！今日由順次是誰教誡諸比丘尼？」
[阿難曰：]「世尊！依順次，應是難陀迦教誡諸比丘尼，世尊！彼尊者難陀迦不願依順次教誡諸比丘尼。」
- (4) 時，世尊告尊者難陀迦：「難陀迦！應教誡諸比丘尼。難陀迦！應教誡諸比丘尼。汝是婆羅門應對諸比丘尼說法。」
- (5) 彼尊者難陀迦奉答世尊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清晨著衣持鉢、衣，爲乞食而入舍衛城。於舍衛城遊行乞食已，食後由乞食歸來，共一同伴至彼王園寺。
彼等諸比丘尼見尊者難陀迦從遠而來，見已，設座，且準備洗足水。
尊者難陀迦坐於所設之座，坐已而洗足。
彼等諸比丘尼敬禮尊者難陀迦，坐於一面。
- (6) 尊者難陀迦如是告坐於一面之彼等比丘尼曰：「諸姊！應依問答爲論說。此中若有所知者，對此應言：『我知。』若不知者，對此應言：『我不知。』而且對此或有疑惑、猶豫者其時應問我：『尊者！此是如何？』『如何是此義？』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我於聖難陀迦一聖難陀迦對我等所教述一唯此即歡善滿足矣。」
- (7a) 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汝等如何思惟？眼是常耶？或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然，無常者，彼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苦。」
[尊者曰：]「然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對此汝等得善觀察否？彼爲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此，汝等如何思惟？耳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鼻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舌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身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意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無常者，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[諸比丘尼：]「尊者！是苦。」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法者，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否？彼是我所有，彼是我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我等既善以如實正意見者，「如是此等之六內處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其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也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由觀察六內處的無常、苦下手，而後才觀察「彼爲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？」不同於北傳資料直接觀察六內處的無我。

(7b) [尊者又曰：]「諸姊！此，汝等如何思惟？色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無常者，彼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：]尊者！是苦。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對此如何得善觀察否？彼是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！」

[尊者曰:]「諸姊！此，汝等如何思惟？聲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香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味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觸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法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然而，無常者，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苦。」
[尊者曰:]「然而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、對此如何得善觀察？
彼是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[尊者曰:]「彼如何因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我等即以如實正慧善見之：「如是，此等
之六外處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其聖弟子以如實正慧
見者，即如是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由觀察六外處的無常、苦下手，
而後才觀察「彼為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？」不同於北傳
資料直接觀察六外處的無我。

(7c) [尊者曰:]「諸姊！此汝等如何思惟？眼識是常耶？或是無常
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[尊者曰:]「然而，無常者，彼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是苦。」
[尊者曰:]「然而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對此如何得善觀察？
彼是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[諸比丘尼曰: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[尊者曰:]「諸姊！此，汝等如何思惟？耳識是常耶？或是無常

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**鼻識**是常耶？或是無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**舌識**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**身識**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**意識**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無常者，是苦耶？或是樂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苦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此無常、苦、變易之法，對此如何得善觀察？彼是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。」

[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我等即以如實正慧善見之。如是，此等之**六識身**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，即如是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由觀察六識身的無常、苦下手，而後才觀察「彼爲我所有，我是彼，彼是予之我？」不同於北傳資料直接觀察六識身的無我。

以上觀察六內處、六外處以及六識身，就是觀察十八界。

(8)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**譬喻燃油燈**，**油**是無常、變易法，**炷**亦無常、變易法，**焰**亦無常、變易法，**光**亦無常變易法。然而，諸姊！於此有人如是言：『此續燃油燈之油是無常、變易法，炷亦無常、變易法，炷亦無常變易法，焰亦無常變易法。然，其**光**是常、恆、不變易法。』然而，諸姊！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，實不然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不管如何，彼續燃之油燈，油是無常、

變易法，住亦是無常、變易法，焰亦是無常、變易法。何況彼光[同]是無常而為變易之法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恰如是，於此有人如是言：『此等六內處是無常。然，由六內處，覺受樂、或苦、或不苦不樂，此等是常、堅、恆、不變易法。』諸姊！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依彼之緣，起彼之受，依彼彼之緣滅，彼彼之受即滅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意見者，即如是。」

[尊者曰：]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彼聖子以如實正慧見者即如是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觀察「油、炷、焰，以及光」無常，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六內處以及生起樂、苦、不苦不樂之受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9)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譬喻聳立之大樹，有堅根是無常、變易之法，幹亦無常、變易之法，枝葉亦是無常、變易之法，影亦無常、變易之法，於此有人言：『此聳立之大樹有堅根是無常、變易法，幹亦無常、變易法，枝葉亦是無常、變易法。然，彼影是常、堅、恆、不變易法。』諸姊！而彼是正等語者所應語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不管如何，聳立之大樹有堅根是無常、變易法，幹亦是無常、變易法，枝葉亦是無常、變異法。何況彼其影亦[同]是無常、變易法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恰如是，諸姊！於此有人如是言：『此等六外處是無常、變異法，然，依彼六外處所覺受樂、或苦、或不苦不樂，此等是常、堅、恆、不變易法。』諸姊！而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彼依緣而起彼彼之受。依彼彼之緣滅，而彼彼之受即滅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善哉！善哉！諸姊！諸姊！實彼聖弟子以如實正慧見者，即如是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觀察「大樹堅根、枝葉，以及影」無常，作譬喻。並以觀察「六外處，以及生起樂、苦、不苦不樂之受」無常，作法義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

(10) 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譬喻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弟子殺牛已，以銳利之牛刀宰牛，不傷害內之肉聚，不傷害外之皮聚，而專從內之筋、內之腱、內之結節，此等以銳利牛刀斷切截割，斷切截割已剝外之皮聚，以其皮覆其牛，如是言：『如是，此牛與皮結合。』諸姊！而彼確實正等語者所應語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彼實不然」

[尊者曰：]「彼如何之因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不管如何，彼熟練之屠牛者或屠牛者之弟子以宰牛……覆彼牛，假令彼如是言：『如是，此牛與皮結合。』而彼牛是與其[皮相]離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如是譬喻我為令知其義，而其即如是：

諸姊！所言內之肉聚者，彼人內處之同義語。

諸姊！言外之皮聚者，彼六外處之同義語。

諸姊！言內之筋、內之腱、內之結節者，彼喜、貪之同義語。

諸姊！言銳利之牛刀者，彼聖慧之同義語。不管如何，彼聖慧是斷切截割內之煩惱、內之結、內之縛也。」

分析：此處難陀迦比丘教導比丘尼眾，以「屠牛師、弟子解剝其牛，不傷內肉外皮，斷切截割筋、腱、結節，還以皮覆其上」作譬喻。三種資料的法喻相似。修行重點在於以智慧利刀，不傷內肉外皮（內外六處），斷切截割筋、腱、結節等喜、貪煩惱。此處以內之筋、內之腱、內之結節，來譬喻喜、貪，比其他二資料為佳。

(11) 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此等有七覺支，修習、廣修其等，由滅盡諸漏、而比丘於現世之間，無漏之心解脫、慧解脫，具足自證智、

作證而住。何者爲七？諸姊！茲有比丘，修念等覺支、[此]遠離之依止、離欲之依止、滅之依止、以歸結捨遣。修擇法等覺支，修精進等覺支，修喜等覺支，修輕安等覺支，修定等覺支，修捨等覺支。[此]遠離之依止，離欲之依止，滅之依止，以歸結捨遣。諸姊！此等爲七覺支也。修習、廣修此等，由滅盡諸漏，……具足而住。」

時尊者難陀迦以如是教誡，教誡彼等諸比丘尼已而令去：「諸姊！應去之時矣！」

分析：此處指出，由修習、廣修修習七覺支而滅盡諸漏。省略四念住和八聖道。

(12) 時，彼等諸比丘尼歡喜、隨喜尊者難陀迦之所說已，從座起，敬禮尊者難陀迦，行右繞禮，而詣彼世尊之處。詣已，敬禮世尊，立於一面。世尊如是告立於一面之諸比丘尼曰：「諸比丘尼！應去之時矣！」

時，彼等諸比丘尼，敬禮世尊，行右繞禮而去。

時，世尊於彼等諸比丘尼去後不久，告諸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！譬喻於今日十四之布薩日，眾多諸人無有疑惑或猶豫：『實月虧[否]？實月滿[否]？』勿論而月虧。諸比丘！恰如是，彼等諸比丘尼，由歡喜難陀迦之說法而爲飽足之思。」

分析：此處〔今日十四之布薩日，眾多諸人無有疑惑或猶豫：『實月虧[否]？實月滿[否]？』勿論而月虧。〕意思是十四日時，眾人都知道，此時是月虧而無有疑惑或猶豫，不用說都知道十四日的月是有虧的。此處〔而爲飽足之思〕，依據英譯當改爲〔而未飽足之思〕。此處釋尊以「白月十四日」作譬喻，只表示五百比丘尼還未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北傳資料則說此時是證得不還果。

(13) 時，世尊告尊者難陀迦曰：「難陀迦！汝明日亦同以教誡一應教誡彼等諸比丘尼。」

(14) 尊者難陀迦奉答世尊：「如是，世尊。」時，尊者難陀迦其夜過已，清晨著衣，持衣、鉢，爲乞食而入舍衛城。於舍衛城遊行乞食已，食後，由行乞歸來，共一同伴至王園寺。

彼等諸比丘尼，見尊者難陀迦從遠而來。見已，設座，且備置洗足水。尊者難陀迦坐於所設座。坐已而洗足。彼等諸比丘尼敬禮尊者難陀迦，坐於一面。

尊者難陀迦如是告坐於一面之彼等諸比丘尼曰：「諸姊！應由問答而論說。此中，若有知者，對此應言：『我等知。』若不知者，對此應言：『我等不知。』而且對此有疑惑或猶豫者，具時應問我：『尊者！此如何？』『此義為如何？』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我等於尊者聖難陀迦一聖難陀迦對我等所教述一唯此，[我等]即歡喜、滿足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諸姊！汝等如何思惟？眼是常耶？或是無常耶？」

[諸比丘尼曰：]「尊者！是無常。」

[尊者曰：]「然而，無常者……乃至……諸姊！應去之時矣！」

(15) 時，世尊於彼等諸比丘尼去後不久，如是告諸比丘曰：「諸比丘！譬喻於今日十五之布薩日，眾多諸人無疑惑或猶豫：『月實虧否？月實滿否？』而實恰好月滿。諸比丘！恰如是，彼等諸比丘尼由歡喜難陀迦之說法而有飽滿之思。諸比丘！彼等五百比丘尼，是最後比丘尼，彼等亦是預流者，不惡趣法、決定者，而[善]正覺究竟。」

分析：此處「彼等五百比丘尼，是最後比丘尼，彼等亦是預流者，不惡趣法、決定者，而[善]正覺究竟」，是說這五百比丘尼中屬於最後的，起碼是預流的聖者，她們不會生到惡趣而且決定邁向解脫和究竟的阿羅漢果。北傳資料則說這五百比丘尼此時都證得究竟的阿羅漢果。

(16) 世尊如是說已，歡喜之彼等諸比丘隨喜世尊之所說。

三、結語

以上比對南北傳的《難陀迦說法經》，可以看出內容是大同小異，但有互補的性質，可以釐清一些模糊的觀點。這五百位比丘尼最後經由難陀迦尊者的教誡說法，都證得聖果。為何難陀迦尊者最初不願意對她們說法呢？原來過去生中，難陀迦是一位國王而這五百比丘尼當時是他的宮中眷屬。今生難陀迦尊者想到，如果向她們教誡說法，有

宿命通的比丘會認為他對她們還有愛戀，所以難陀迦尊者不想向她們教誡說法。但是釋尊知道，經由難陀迦尊者的教誡說法，她們可以證得聖果，所以要難陀迦尊者去教誡說法。

【附錄】攝事分要義：「教授門」

一、勸請因緣（分二）

卯一略標列

復次，由二因緣，如來自言其年衰暮，身力疲怠，勸諸聲聞請他說法：

- 一者、為令恃其少年，專行憍傲住放逸者，自怖厭故；
- 二者、為令於當來世，諸有苾芻其年衰老，無有勢力，遠離疑悔，勸請少年諸苾芻等，宣說正法。諸有苾芻，其年盛美，具足勢力，遠離疑悔，無所恐懼，為他說法。

卯二隨難釋（分二）

辰一標列

當知此中，略有二種處大集會宣說正法：

- 一者、決擇說；
- 二者、直言說。

辰二隨釋（分二）

巳一決擇說

決擇說者，謂興詰問、徵覈方便，說正道理，滅除疑惑。

巳二直言說

直言說者，謂諸聽眾默然而住，如說法師宣說正法。

二、能隨順相（分二）

卯一標列

又由四相，名能隨順教授教誡：

- 能分析諸處差別，於諸行中，得無我智，見清淨故；
- 於諸受并所依滅，離增上慢，最極寂靜，見清淨故；
- 能超越未來諸苦，見清淨故；
- 能超越現在諸苦，見清淨故。

卯二隨釋（分四）

辰一得無我智見清淨

此中，分析內、外諸處，識、觸、受、想、思、愛眾別，顯示無我。由依緣起方便道理，能引最初正見清淨。

辰二最極寂靜見清淨

如明依燈，如影依樹，彼非有故，此亦非有，顯示內外諸處差別爲因諸受，由彼諸處無餘滅故，此亦隨滅，離增上慢，於其涅槃如實了知最勝寂靜，能引第二正見清淨。

辰三超越當苦見清淨

於現法中，以智慧刀，能永斷滅一切煩惱，顯示無餘，超越當來所有眾苦，能引第三正見清淨。

辰四超越現苦見清淨

顯示遍於順苦、順樂、順非苦樂一切法中，不起貪欲、不起瞋恚、不起愚癡，顯示見道；於其念住善住其心，顯示修道；修諸覺分，謂令諸漏永滅盡故，超越現法雜染苦住，能引第四正見清淨。